

阉

FALUAN 野芒◎著

军政、财经、司法一把抓
一代枭雄的“土皇帝”生涯

乱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战

FALLUAN 野芒◎著

书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阙乱/野芒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8.3

ISBN 978-7-80755-261-1

I.阙… II.野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9989 号

阙乱

作 者: 野 芒

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李 爽 申 强

责任校对: 申 强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-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皖南海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90 千字 印张: 20

版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261-1

定 价: 32.0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序 章 无奈何年少投军 / 1

- 一、霸县争雄 / 1
- 二、落魄新婚 / 4
- 三、离家投军 / 8

第一章 战北伐迭建功劳 / 12

- 一、西撤路上 / 12
- 二、离晋归冯 / 19
- 三、会攻归德 / 25
- 四、彰德血战 / 30
- 五、路劫鲍旅 / 36

第二章 主开封连遭蹭蹬 / 43

- 一、漯河纵情 / 43
- 二、省府立威 / 49
- 三、灰心丧气 / 54
- 四、开封受罚 / 60

第三章 倒戈旗再竖甘棠 / 66

- 一、汉口会蒋 / 66
- 二、甘棠易帜 / 72

三、洛阳仓皇 / 79

四、黑石关前 / 85

第四章 烟尘中入主山东 / 9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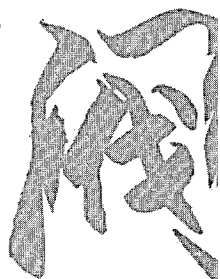
- 一、移守鲁北 / 90
- 二、困顿胶东 / 96
- 三、硝烟散尽 / 102
- 四、上任山东 / 109
- 五、巡视临沂 / 113
- 六、逞威济南 / 119

第五章 浪起处渔翁袖手 / 127

- 一、波澜暗涌 / 127
- 二、摩拳擦掌 / 131
- 三、张弓搭箭 / 136
- 四、烽烟又起 / 141
- 五、一败涂地 / 145

第六章 施辣手肉中刺除 / 153

- 一、北平垂饵 / 153
- 二、济南撒网 / 157



目录

CONTENTS

三、枭雄纳命 / 162

四、火燃胶东 / 166

五、一统山东 / 173

第七章 治省政霹雳和风 / 179

一、整肃纲纪 / 179

二、平阴惩吏 / 184

三、大堂之上 / 189

四、青天断案 / 193

五、红杏出墙 / 198

六、乍风乍雨 / 201

第八章 除悍匪霹雳手段 / 208

一、省府缉盗 / 208

二、万德剿匪 / 212

三、五莲奏凯 / 217

四、天津行刺 / 222

第九章 巧斗法云遮烟霾 / 228

一、一箭双雕 / 228

二、举棋不定 / 235

三、龙洞山上 / 240

四、夜赴日宴 / 244

第十章 畏强敌兵如山倒 / 250

一、无可奈何 / 250

二、兵临城下 / 256

三、济阳遇险 / 262

四、风声鹤唳 / 268

五、一退再退 / 276

第十一章 碎大梦沉夜嘶风 / 282

一、密织罗网 / 2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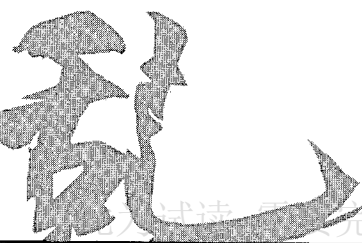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开封就擒 / 288

三、磨刀霍霍 / 294

四、西风落叶 / 299

五、流水落花 / 305

六、命殒汉口 / 311





序章 无奈何年少投军

一、霸县争雄

这日，正是霸县大集。

看着来往的人多了，薛天魁脱了外边衫子，紧紧腰带，活动活动手脚，弯腰绰起一柄单刀，盘头盖顶，嗖嗖耍几个花儿，方收了势子阔着嗓门叫道：“老少爷们，小的薛天魁，从祖宗那儿拣了点儿三脚猫功夫，如今到咱霸县来现现眼，挣碗饭吃。爷们要是瞅着咱身上这玩意儿还地道，就赏几个。要是钱不称手，也不打紧，费力喊个好，咱就足了。”

说罢，左手抱刀，右手托天，稳稳摆个旗鼓。突然，“咳”一声大喝，一个旱地拔葱直蹿起来，半空中啪地踢个二起脚，落地时，刀已交了右手，一错步，夜叉探海接一个金鸡独立，单腿着地，身子却扎了根一般纹丝不动，手中那刀噌地发一声响，刀尖子哗哗一阵乱抖。

“好！”看热闹的人齐齐地喝一声彩。

薛天魁一趟刀使完，又走了一路通臂拳。身上果然有些功夫，桩扎得稳当，身法儿活泛，拳脚使开，呼呼风响，手眼身法步俱是地道，一看便是门里出身，众人一叠声地叫好。

薛天魁心中得意，可低头看看地上只稀落落几个铜子儿，又有些懊恼。

当下，薛天魁又使了一套太祖棍，然后抱拳走了一圈向众人讨赏，看热闹的人儿仍是没几个掏腰包的。薛天魁是个莽撞汉子，心里暗骂众人有卵子没眼珠子，不识得货，一恼之下把江湖忌讳抛到了九霄云外，生了惹事的心思。他在场子当中叉着腿站定，道：“看来霸县有能人啊，瞧不上咱这点儿玩意，那请哪位爷们下场来指点几招咋样？”

不少人一门心思瞧热闹，一听这话便直了嗓门叫好，却没一个出来应战。站在圈子最里边的一个后生冷不防被身后的几个促狭鬼推进场里，立马像被狗撵着一般乱骂着跳了出去，众人一阵哄笑。

看到没人出头，薛天魁越发生了轻贱意思，冷笑道：“唉！这霸县从前也是好汉出没的去处，周世宗在这儿歇过马，赵匡胤在这儿抗过辽！没成想到了咱大清朝，倒连个站着尿尿的汉子也没有了，嘿嘿。”

众人噉地一声喊，有几个开口骂起娘来。可看那薛天魁，胖大肥魁，铁塔一般，分明就是一鲁智深，都有些胆儿虚，只动嘴却没一个敢上前接招儿。

正在聒噪，就听人丛中一声大喊：“鸟毛灰，爷爷来会会你！”接着，咚的一声，一人跳到了场子里。

众人一看，却是一个十六七岁小子，这人站在薛天魁面前，矮了足有一头。穿一身破旧衣裳，两眼眯成一条缝，下巴直仰到天上去，一副气昂昂模样。只见他指着薛天魁的鼻子骂道：“哪里来的王八，媳妇面前说鸡巴，称的什么鸟劲？今日爷爷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知道盐为啥咸，醋为啥酸！”

小子说得理直气壮，众人鼓掌喊起好来。

薛天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，这爷们有种，如何称呼？”

小子拍得胸脯儿咚咚响：“老子便是当今的赵匡胤。”

听着这边热闹，不少赶集的老少拥了过来，一时在薛天魁和小子四周围成了厚厚一道人墙。众人听了小子这话，又喝一声彩，七嘴八舌揶揄着快快动手。

薛天魁问：“爷们想过两招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薛天魁背了手，斜着头，像在集上打量牲口一般绕着小子转了一圈，在小子面前站定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“爷们想玩，咱就陪你走两趟，让老少爷们乐和乐和。这么着，咱先让你三招，别让老少爷们说咱欺负你。”

说罢，骑马蹲裆，一口气沉入丹田，啪啪拍拍肚子道：“爷们，甬疼咱，可劲儿朝这儿招呼！”

小子斜着身子往后退了四五步，一跺脚，闷吼一声，低头向薛天魁的小肚子撞去，只听咚的一声响，眼见得小子噙噙一连退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倒在地上。

众人哗地笑了起来。

薛天魁也是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爷们还是牛托生的，拿脑袋瓜子抵人！”



众人笑声未断，小子已是跳起身来，一个箭步冲到薛天魁眼前，呀地一声大叫，一个黑虎掏心，拳头直捣薛天魁的软肋。薛天魁仍是骑马蹲裆纹丝儿不动，嘴里还笑道：“爷们，今日没吃奶咋的？这痒痒挠得舒坦。”

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小子似惊似怒似疑，伸着脖子一动不动紧盯了薛天魁的眼睛，薛天魁也伸了脖子定定地盯着小子的眼睛。两个人脸对脸，眼盯眼，鼻子离得只一韭菜叶子远近，看去倒像要亲嘴儿的模样。

突然，两人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，先是嘿嘿小笑，接着便是哈哈大笑。

众人正觉蹊跷，只见小子的笑容突地散了，右手一个二龙抢珠直取薛天魁的双眼。薛天魁啊呀一声惊叫，仰身忙闪，却不防小子左脚飞起，哧的一声，裆里结实实挨了一脚。

薛天魁没人声地连声惨叫，两手捂着裤裆在场子中间乱蹦起来。

众人先是一阵惊叫，接着笑个人仰马翻。

小子偷袭成功，回身便跑。可众人四周围得严实，一时跑不出去，急得乱跳乱骂。

薛天魁又羞又怒又疼，黑脸儿顿时变得猪肝一样，一声怪叫直扑过来，从后边一把薅住小子的脖领子，扬手扔在了地中央，一屁股坐了上去，脱下鞋子，照准小子的屁股便打，边打边骂道：“你小王八蛋使这下三烂手段，存心让爷断子绝孙呀，起了你小王八蛋的皮！”

薛天魁硕大的一个身子压在身上，小子半点儿行动不得，屁股火辣辣地生疼，嘴上却是忒硬，不住声地大骂：“操你奶奶的，敢小瞧咱霸县人！老子就是要把你俩蛋踢出黄子来。”

薛天魁道：“小王八蛋嘴巴子还硬，今日看谁把谁的蛋黄子打出来。”嘴里骂着，手上下力气狠打，鞋底子打在屁股上，噼噼啪啪甚是清脆响亮。

众人有笑的，有骂的，一时乱成一团。

正打得热闹，一个汉子上前一把扯住了薛天魁的腕子，道：“这位兄弟，停手！”

这汉子五十上下，头戴瓜皮帽，身穿海青长衫，衣裳虽是旧点，可也齐整，像是有些身份，薛天魁停了手。汉子说：“兄弟，行走江湖讲究人缘和气，你下手不管轻重，别打出事来。”

“这小王八蛋想要绝我的后，老子今天豁上了。”

“唉！”汉子摇头说，“别说这没牙的话！你们往日又没啥过节，今日只是一时执气才闹出这事来，何苦呢？依了我的话，这事撂下，拍拍屁股散了得了。”

这时，众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劝解，那薛天魁方起了身子，狠狠踢了小子一脚，说：“今日要不是看在这爷们面上，非让你屁股开花不可。”

小子从地上挣扎起来，摸着屁股连声哎哟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。

小子倒是面不改色，向着众人喝道：“韩信还钻过裤裆呢，笑啥？老子再不济，也比你们这些卵子比胆子大的缩头乌龟强！”

嘘笑中，小子骂咧咧出了人群，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了几十步，突然放开喉咙唱起来：

一见王允跪殿前，不由孤王我恼心间。

当年你把为王害，今日杀你报仇冤。

马达江海一声唤，绑出午门用刀斩。

大集上人来人往，眼看这小子进了人流，一会儿便没了影儿。

一个年轻人问道：“这小子是谁呀？”

一个扛着扁担的老头儿说：“我瞅着像东台山韩世泽家的老四，大名叫韩……”敲了几下脑门子，想了起来，“对了，叫韩复渠。”

二、落魄新婚

迎亲的曲儿把喜兴撒得满天满地。一顶花轿出了霸县北庄头，颤悠悠向东台山村走去。韩复渠穿着长袍子，戴着瓜皮帽，帽上插一朵红彤彤花儿，斜披红彩，骑在枣红马上，得意扬扬地走在前边。

做梦也不曾想到，生闲气跟人斗了一场，竟得了一段姻缘。

那日在城里，韩复渠被薛天魁一顿好打，一个汉子上前劝解开来。这汉子名叫高书瀛，霸县北庄头人，懂得些阴阳八卦、麻衣神相，平日里最好为人指点吉凶前程，在附近各处小有名气。那天一见韩复渠气昂昂上前挑战薛天魁，高书瀛眼前一亮，心道：这小子有些气概！后来看事儿闹得狠了，便出头劝解开来。

众人散了后，高书瀛再去寻韩复渠时，哪里还有踪影？叹口气，回头走去，却见扛扁担的老头儿正指手画脚说得热闹，像是在说适才的事儿，便停下步子，侧了耳朵听起来。

这才知道小子名叫韩复渠，家住霸县城东二十里的东台山村，他老子韩世泽中过秀才，眼下在村里做个塾师，日子过得米粥粘不住锅，很是艰难。

从前韩家也算是个有主儿。三十来亩地，十来间房，棚里拴几头牲口，虽不是顿顿吃香喝辣，可也汤汤水水过得滋润。不想光绪二十六年，起了义和拳，到处杀二毛子。韩复渠的二叔韩浩亭给修铁道的洋人跑过几天腿，学了几句洋话，爱在人前人后显摆，这回让义和拳拿住，咔嚓一刀剁了脑袋，又一把火把韩家烧



个精光，韩复榘的奶奶藏到柴堆下边，当下便烧死了。韩复榘的娘带着几个儿子逃到邻居家，在柴堆里躲了三天，才逃过这一劫。从那之后，韩家的日子便走了下坡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如今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穷掉了底儿了。

那老头儿说到这里，长叹一声道：“韩世泽跟他那几个儿子都忠厚老实，唯有这个老四韩复榘从小上树爬墙、调皮捣蛋，分明是个没尾巴的猴子，没一时安生。适才的事大伙儿都看到眼里了，这样下去，怕没有什么好结果。”

高书瀛在旁听了，忍不住哼一声说道：“有眼无珠！”

这几个人都转了脸看他，高书瀛斜了眼点划着说：“我看这人相貌不俗，也有些胆气，日后比你们有出息。”

这几个人有些着恼，七嘴八舌嘲笑起来。

“猪圈里还能跑出大牲口？”

“自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，还没听说哪个踢人卵子的有出息呢。”

那老头儿也道：“这小子如今还没娶媳妇呢，你家里闺女要是没找主儿，快快上门招了女婿吧。这么有出息的人，赶早着巴结，晚了可没你家什么事了。”

高书瀛朝地上吐口唾沫，转身走了。老头儿一句话倒触了高书瀛的心思，他家正有一个闺女，年纪不小了还没寻到婆家，跟这韩复榘倒是般配。路上拿定了主意，回家说了，老婆闺女倒没嫌酸道冷，只是听韩家日子过得紧巴，人又不老实安分，有些不大情愿。

高书瀛拍着胸膛道：“我老高虽说比不得刘伯温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，可什么时候看人走过眼？这韩复榘相貌不俗，早晚会有大出息。眼下日子不济咋啦？不安分咋啦？薛仁贵、朱洪武都是叫花子出身，哪个是老实的？后来的富贵谁又能比得了？”

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。高家倒提媒嫁女儿，韩家自是喜出望外，择个黄道吉日便将亲事办了。

轿子进了东台山村，来到韩家门口住了，新娘子高艺珍红艳艳一身鲜亮衣裳，顶着红盖头，由两个送亲的扶着下了轿，进了院门，鞭炮噼噼啪啪响个热闹。德爷亮开嗓门念起喜歌来：“新房一闪红花开，家有金斗供龙牌……”

韩世泽夫妻满脸是笑，在正屋里端正坐好。韩复榘跟媳妇儿走上前去，并肩站定，德爷喊道：“一拜天地！二拜高堂！夫妻对拜！送入洞房！”

韩家的亲戚与村里不少老少男女围在旁边嘻嘻哈哈地看热闹。韩复榘与高艺珍依了德爷口令，一一磕头行礼，然后起身出了正屋往洞房走去，众人簇拥着打趣说笑。

突地，就听身后一人拉了长音叫道：“且慢哪——”那声嗓儿尖尖地崩耳朵，分明是戏台上蒋干的调门儿。

众人寻声看去，只见院当中站定一人，黑干糙瘦，猴儿一般，眼珠子骨碌碌转

个不停，眼皮不住地眨巴，看去很是滑稽。众人只当是一个来闹洞房的，也不在意，只是哈地笑起来。

韩复榘却变了脸色，急忙拨开众人，来到这人跟前，抱了拳急急道：“老常，老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看你说的？兄弟你办喜事，咱能不来喝盅儿喜酒？”老常嘿嘿一笑，上下打量了一眼韩复榘道，“行，不错，有新郎官的气派。”

“老常老常，先喝酒去，有话慢慢说。”韩复榘上前拉扯老常，众人看出韩复榘有些着急。

老常却不再言语，沉了脸摊开左手伸到韩复榘鼻子前，像是讨要东西的模样。韩复榘有些尴尬，红了脸道：“老常，看在多年交情的分上，有事儿咱往后说。”

老常两掌啪地一合，就地一屁股坐了，放开嗓门儿号啕起来：“噢，韩老四说话不怕闪了舌头！你今天倒是风流快活了，可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媳妇饿得跟人跑了。”

众人回过神来，只道是韩复榘在外得罪了人，这人上门搅局来了，都生了闷气，几个后生骂着，拥上前去照着老常抡开手脚劈头盖脸便打。

韩复榘忙将众人拉开，老常伸手抹一把脸，嘻嘻笑了起来：“好，好，打得好，打得舒坦！众位爷们，今日咱把话撂这儿，有本事把咱打得伸蹬腿绝了气，那咱谁也不怨谁，人死账结！要是打不死咱，咱还就豁上了。今日你韩复榘到哪儿咱就到哪儿，你入洞房咱也入洞房，你上炕咱也上炕。”

几个后生骂着，挽袖子还要下手去打，德爷看出蹊跷来，连忙喝住，上前问老常说：“这位兄弟，有什么大过节儿呀？今天是韩家大喜的日子，就不能抬抬手？”

老常叫起来：“知道是大喜的日子！不是大喜日子，咱还不来呢。他韩复榘欠下咱的赌债，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死活就是不还。找得急了，就给咱来个白黑不见影儿。嘿嘿，今日咱倒要看看，他还往哪儿跑？”

原来是债主上门讨债来了！不少人都知道韩复榘好赌，没承想弄了这么一出，众人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。

这时，就听咯的一声，韩世泽一口气没上来晕了过去，众人手忙脚乱拥过去掐人中、捶后背。老常尖了声叫道：“不知道吗？拿药的钱、逛窑子的钱、赌博的钱都是不能赖的，赖了这钱折寿，养活孩子不长屁眼儿！”

韩复榘变了脸色，拧着眉毛道：“常爷，给人留条道，也给自家留条道，兔子急了还蹬鹰呢！”

“哟嗬。”老常一抹脸，站了起来，冷笑道，“好呀，你韩老四本事见长，属鸡巴的越戳越硬了。咱也不跟你磨牙了，你给个痛快话，给还是不给？”



“今日没有!”韩复榘咬着牙说。

“好,有种!”老常一撩衣襟,刷地从腰里抽出一把明晃晃半尺长短刀子来,众人连声惊叫,往后退了几步。

老常把刀子挥了两挥,一掉刀头,双手握了刀把,刀尖儿顶在了自家的小肚子上,狞笑道:“韩复榘,今日是个好日子,咱看你就喜事丧事一块儿办了吧。”

有人骂有人劝有人喊打,韩家院子一时成了戳翻了的老鹅窝。

韩复榘青了脸哑着嗓子叫起来:“老常你鸟毛灰耍光棍呀,没有钱就是没有,你杀了谁也是没有。”

“好小子,那你就给老子收尸吧。”老常也喊一声,一用力,那刀刺进了衣服,眼看一股血直喷出来,众人惊叫起来,几个胆子小的拔腿便跑。

“停手!”这时,就听得一声大喝。众人转头一看,却是新娘子高艺珍,只见她头上红花颤颤巍巍,一手提着红绸盖头,横眉立目站在台阶上。

院子里顿时静了下来。

高艺珍几步来到老常面前,阴着脸问:“欠你多少钱?”

这老常也怪,肚子插了一刀,血柱子都出来了,可仍是笑嘻嘻的,嘴皮子也还利落:“哟,兄弟媳妇呀?抱歉抱歉,让你不欢喜了。要说钱么,也没多少,就四十六吊!”

高艺珍转身进了屋,不一会儿,提了一个小包袱来到面前,往老常怀里一丢说:“够不够?”

那个老常把刀放在地上,伸了血手打开小包袱,见里边有两个银元,还有几小串铜钱。

老常摇着头道:“兄弟媳妇呀,还差点儿。”

高玉珍一伸手把耳环从耳垂子上揪下,又把镯子从腕子上抹下来,往小包袱上一扔,问:“够不够?”

老常把镯子拿起来对着太阳照照看了成色,眉开眼笑地说:“够了够了,还是兄弟媳妇爽气。”又伸了两个血指头从小包袱里夹出一个耳环来,向高艺珍递过去说,“今日是你们大喜的日子,哈哈,这就算咱老常一点心意,你收下。”又转身拍拍垂头丧气的韩复榘肩膀,“你小子有福,找了个好媳妇。”

韩复榘挥着手不耐烦地说:“走,走,快走!没见过你这么不仗义的玩意儿!”

老常却俯到韩复榘的耳朵边上,压低了声音神秘秘地说:“兄弟,咱们的账是结了,可你还得伺候着,白七指也要来讨钱呢。看在兄弟的分儿上,我才给你透个信儿。”

众人耳朵里听得真真的,一时全都变了脸色。

在这十里八乡,三岁小孩也知道白七指的名儿。这人是好赌不要命的泼

皮,年轻时有一回下场去赌,输了个精光,与对手杠起火来,一咬牙把自己的小指头押了上去,输了,二话没说,自个儿一刀便剁了下来。押上大拇指再赌,又输了,眼也不眨一眨,又一刀斩下来。押上中指再赌,就这么连切了三个指头!切下的指头血糊糊并排放在桌子上,白七指手上滴滴答答流着血,桌面都成了红色,却依旧笑哈哈的,接着赌!这倒把一块儿赌的刘有子吓得当场拉了一裤裆,还落下个拉尿不觉的病根儿。就是从那天起,白七指得了这个绰号,也在这地界成了不带钩的蝎子,没人敢招惹。

韩复榘的脸儿顿时没了血色,呆在了那里。

“哈哈。”老常又拍拍韩复榘的肩膀,转身走了,到了门口时,从腰里掏出个物件往院子里一扔,说,“娘的,糟蹋了衣裳。”

众人细看,却是一个猪尿泡正往外流红水,这才明白适才老常装神弄鬼骗了大伙儿,几个后生暴跳起来,寻家什要真给老常开膛放血,老常却脚不点地,一溜烟没了影子。

三、离家投军

天黑了,客人散了,宴席撤了,韩家清静下来。

在院子里转了半晌,韩复榘硬着头皮进了爹娘屋里,让爹娘兄长劈头盖脸数落了半天,才耷拉着脑袋出来。来到自家屋门前,又臊又愧,不好意思进门,便在台阶上圪蹴下来。一会儿,爹娘兄弟都吹灯睡了,韩复榘窝在那儿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。想想老常上门讨账的事,觉得脑袋瓜插进了裤裆里,往后没脸见人了。又寻思白七指这活阎王也要来催债,怕是要出人命,心里更像揣个兔子扑通乱跳。

白七指是有名的心狠手辣,在牌桌上输了从不欠债,赢了也不大逼人。可有一样,只要他开口要债,你就得立马还钱,不然一翻脸六亲不认。老常有一回喝多了给韩复榘露过一件事儿:西台山的王旺财欠了白七指一笔赌债,当时白七指哈哈一笑没说什么。过了半年,王旺财还当这码事一风吹了呢,白七指开口讨要了。王旺财那时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,便想脚下抹油开溜,让白七指在蝎虎岭截住了。白七指刨个坑,像栽萝卜一般把王旺财竖着栽到里边,土一直埋到王旺财的脖子,只把脑袋瓜露在外头。王旺财脸憋成了紫茄子,不住声地求饶。白七指也不说话,趴在地上给王旺财磕了三个头,站起身抡了镐照准王旺财脑瓜正中就是一下,王旺财头上一股血扑地喷到半空里……王旺财是个光棍儿,不见了踪影也没人寻摸查问,事儿就这么不动不惊地过去了。老常说,白七指玩的那招儿叫“天女散花”!



想到这儿，韩复榘突然觉得自己的脑门儿也疼了起来。

这时，一弯月牙冷冷地挂在头上，村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远近的狗儿不时叫唤几声。一阵风吹过，韩复榘脊梁骨一阵发凉。

手里没钱，脚下无路，硬不得，软不得，走不得，住不得，又急，又恨，又烦，又恼。韩复榘觉得自己成了磨道里拉磨的驴，蒙着眼不住地转圈圈儿，却又不知道往哪儿走，什么时候才停下。

猛不丁，他却又想起一件事儿来。

一年前，有一次进城去赌，听人说城西来了一个算命的瞎子，本事极是高强，出口十拿九稳，几个人便跟了白七指跑去凑热闹。在城西门牌坊那里见了那瞎子，那人在路旁盘腿坐着，瘦得三根骨头挑个脑袋，眼窝只是两个黑黑的窟窿，几根山羊胡子翘着，身旁挑个幌子，上写“无眼偏看相，出手知吉凶”。

白七指上前先算，对瞎子说：“先把话说到头里，你要是云山雾罩说疯话，别怪咱把你掀到茅坑里吃屎。”

那瞎子脸上一丝儿表情也没有，道：“来吧。”

瞎子双手抚了白七指的脑袋像摸西瓜一般摸了一圈，说：“你这人有点儿财运，可命里却是大眼筛子盛水，划拉得不少，临了一个子儿也留不住。”

白七指愣了一愣，猛地一拍大腿说：“我的娘，可不是么！我成天价赌，钱从手里过了多少呀，如今他娘的都不知到哪儿去了，不是大眼筛子漏个精光又是啥？”

瞎子又给老常摸了，脸上露了不屑的神色说，道：“骡子。”

众人大笑。这老常顶个男人的皮，却没有卵子，听说是小时候让狗咬了去，当然不能生养，正如骡子一般。众人对瞎子更是佩服。

韩复榘第三个伸过脑袋，瞎子先是草草一摸，突然停了手，咦了一声，脸上换了郑重神色，又细细地摸过一遍，才道：“这不是个一般人物，是个握刀把子的。”

众人停了嬉笑，韩复榘问：“握什么刀把子？”

白七指酸溜溜地问：“是不是干杀猪的营生？”

瞎子又仔细摸了一番，方道：“这爷们不俗，天庭高耸，重颐丰颌，山根有骨直上头顶，两耳贴脑，五岳相朝……贵相也，日后定有大出息。”

这事儿过了，众人也就忘了，倒是韩复榘把瞎子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，常常寻思，握刀把子的自然是薛仁贵、常遇春一般人物。

眼下不知怎么又想起这事儿来，韩复榘着实有些丧气。心中暗骂：握什么鸟刀把子？全是瞎子满嘴胡咧咧！什么贵相？我他娘的就是一头驴，一头走投无路的驴！

一直到了半夜，韩复榘估摸媳妇睡了，方蹑手蹑脚推门进了新房。

房里的蜡烛还亮着，炕上，新媳妇正面朝墙盘腿坐着一动不动。

韩复榘低了头，在炕沿前站了，一肚子对媳妇的感激，却不知从哪儿开口。

过了半晌，高艺珍转过头来，说：“在院里站半宿了，还想在屋里也站半宿呀？”

韩复榘看得分明，高艺珍腮上挂满了泪珠儿。

“大姐。”韩复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“我韩复榘是王八蛋，我对不住你。”

高艺珍抽抽搭搭哭道：“你这是弄的哪一出呀？往后日子怎么过哟？”

高艺珍高不成低不就，挑来拣去，没有看上眼的。临了这门亲事，爹把韩复榘夸得像朵花似的，高艺珍才应承下来。进了韩家，见韩复榘长相倒也齐整，放下心来，只是兜头碰上这桩事，凉了半截。想想一脚迈进这门里，便成了人家媳妇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上刀山下油锅都得随着，要是男人不争气，这一辈子便毁了。又恼又恨又没法子，泪珠儿像断线的珠子落个不停。

韩复榘说：“都怨我，让你受了连累。往后我改，要是改不了，你拿刀剁我手指头。”

高艺珍问：“那个老常说的事该怎么办呀？”
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自有办法。”韩复榘心上发虚，嘴上却是硬硬的。

高艺珍回头看了一眼跪在地下的韩复榘，说：“快起来吧，哪儿有给媳妇儿下跪的？”

韩复榘伸手把媳妇儿拉到炕沿坐正了，说：“这有啥？凭你今日的恩情，给你磕个头也没啥，你当得起。”

说着，板板正正地磕下头去。

高艺珍红了脸，扑地笑出声来，伸手去拉韩复榘。韩复榘就势拉住了媳妇的胳膊说：“大姐，我对着玉皇大帝起个誓，要是不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我韩复榘叫狗啃了。”

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便吹灯上炕，新婚夫妻自然做些该做的事儿，一番行动过后，两人自然又亲近恩爱了许多。

韩复榘刚迷糊过去，便听到门外锣鼓家什不住点地响起来，身子不由自主悠悠飘出门去，只见门口站了一队小卒，个个身披铠甲，手持长枪，与戏里一般打扮。看他来到跟前，一个小卒牵过一匹高头大马来，他拉缰认镫翻身跳了上去。自己这一身打扮也奇怪，身披黄金锁子连环甲，背插四面护背旗，手绰一柄青龙刀，身后立一杆杏黄旗，上写一个斗大的“韩”字。他聚了满身力气阔了嗓门大喝一声：“开拔！”

睁眼却见窗户棂子透进些细碎月光来，身边媳妇睡得正香，韩复榘这才明白原来是做了个梦。想想这梦有些意思，便再也睡不着了，又想到瞎子说的话来，索性披衣坐起来琢磨了一番，一咬牙，有了主意。

推醒了高玉珍，韩复榘说：“我要投军去，天亮就走。”



高艺珍吃了一惊，猛地坐了起来说：“投军？”

韩复榘说：“我想了，窝在家里一辈子土坷垃里刨食，啥时是个出头之日呀？再说白七指也饶不过我，我要吃粮当兵去，学薛仁贵，挣个天大前程回来。”

高艺珍也是有志气的，这时也想起爹说过的话来，心眼儿有些活动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刚刚成亲就守了空房，丈夫吃粮当兵也是提着脑袋过活，难说不有个三长两短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眼里掉下泪来。

韩复榘也觉伤心，搂了高玉珍说：“我挣不出个人样来，不回来见你。”

高艺珍说：“爹娘那边怎么说呀？”

韩复榘咬着牙道：“我想好了，我走了你再给爹娘说。要不他们保准不松口，我就走不成了。”

“白七指难为咱家咋办？”

“这你把心放到肚子里。赌场的规矩是人走账结，白七指虽说不是东西，可还仗义，我只要走了，他不会来咱家找事儿的。”

两口子又合计一番，鸡刚叫头遍，韩复榘便起身收拾东西。

高艺珍把老常送回的那个耳坠子递到韩复榘手里，说：“这个你带上。”又收拾了自己的几件新衣放到包袱里边。

韩复榘说：“你的衣裳给我干么？我又不能穿。”

高艺珍说：“出门在外说不准有啥事儿，我身上也没钱了，你带上这个，要紧时当几个钱，保不准能救救急。”说着又掉下泪来。

韩复榘又是一阵感动，坐在炕沿上，拉了媳妇的手说：“大姐，我韩复榘往后要是忘了你的恩，让雷劈成八瓣！”

韩复榘背了包袱，与媳妇悄悄开门出了院子。出村过了广济桥，天已蒙蒙亮了，韩复榘站定了对高艺珍说：“你住了吧，回家去吧。”

高艺珍抹着泪说：“在外多当心，勤往家里捎信。”

韩复榘也觉得眼窝儿发热，低了头，转身走去。走了一段回头看去，不远处影影绰绰立着个人影儿，知道媳妇还站在那儿往这边看着，长叹一声，甩开大步走了。

这时，村里的鸡已是高一声低一声叫了三遍。朦朦胧胧的晨雾在大清宣统二年的春天里渐渐地散开了。

第一章 战北伐迭建功劳

一、西撤路上

真是兵败如山倒，西北军如今成了没窝蜂。

这边一伙，那边一簇，三三两两，绥远地界里满眼都是。这些兵，浑身上下破破烂烂，披头散发，胡子拉碴，有的脚上只套双露了脚指头的破袜子，头上的帽子更是花哨，有的是奉军的皮帽，有的是直军的布帽……要不是手里提着家什，分明就是些叫花子。

民国十五年南口的这场大战败得惨。

总司令冯玉祥去了苏联，群龙无首的西北军二十万人马与张作霖、吴佩孚、阎锡山的六十万联军，从五月一直血战到八月，临了支撑不住，败了下来，剩下五万来人，乱纷纷掉头往绥远、甘肃、宁夏一带逃去。

从北京到西北大漠两千来里，一路上，西北军的兵饥寒交迫，吃尽了苦头。到了这般地步，军纪规矩也都丢到九霄云外，时常为了一袋粮食、一支枪，争个你死我活，有的还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。

去托克托的路上，十多个溃兵晃了过来，头前走着个挂盒子枪的汉子，大敞着怀，头上包着一块破布，血道道从破布下浸出来，猛一看，就像几条蚯蚓挂在腮帮子上。